

兒童科學叢書

編主 琴鶴陳 中柱丁



種 稻

(中)

述編嚴與方

行印局書童兒海上

1. 2. 3. 2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述編嚴與方



行印局書童兒海上

1 9 3 2

——自 然 學 園——

兒童科學叢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〔全一冊〕

每冊實價大洋八分

外埠另加郵匯費

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付印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出版

主 編 者

丁 柱 中 陳 鶴 琴

印 刷 兼 發 行 者

兒 童 書 局

總發行所

兒童書局總店

上海浙江路六馬路口

電話第九一九二三號

兒童科學叢書之一

種稻（中）

我是一個喜歡動手做事的小孩子。我和舅父把秧田版做好，讓牠晒開了坼之後，就要動手下穀種了。我的母親對於農事也有豐富的經驗，所以我就問母親說：「媽媽！我家要下多少穀種？下些什麼穀種？怎樣做法？」

「重農！秧田版晒好了嗎？穀種每畝三升，你照田畝算着下好了。我家共有二十畝田，穀種總數是要六斗。但是茅山塢裏的那個三畝

六分，地勢很高，缺乏水漿，只能種六十日的早稻；西源是五畝四分，那個田水漿雖不十分充足，但是有水可車，可以種百日的中禾；東源的五畝半，水漿正好，可以種一百二十日的中禾；大塌頭那裏四畝，地勢低窪，水漿太多，那只有種一百五十日的鐵管青遲稻了。還有四婆塘下的一畝五分，可以種些糯稻。你多用三來乘，算一算，就知道那一樣穀種應該下多少了。算好以後，穀種不妨放寬一點，倘若遇着天時不好，腐爛耗去了一點，秧苗也不致

欠缺。即使秧苗大熟有得多，也可送給秧苗不足的人家；縱使人家秧苗都好，也可拔來投到塘裏去餵魚，不致糟踏了。」母親指導我說了這一大套。

「母親！我算好了！六十日的早稻穀種，需要一斗零八合，多放一點，可下一斗二升；百日的穀種，需要一斗六升二合，多放一點，可下一斗八升；一百二十日的穀種，需要一斗六升五合，多放一點，也可下一斗八升；鐵管青的穀種，需要一斗二升，多放一點，可下一

斗三升；糯穀種需要四升半。多放一點，便下五升，好不好？』我算好了，請母親參加一點意見，便得到這樣一個數目的報告。

我和母親把穀種照計算的數目，一一從很潔淨的種子罌內量出，用粗篩團篩過。傾入桶——盆，缸都可以——內，再傾水進去，用棒（或手）攪動，使較輕之瘦粒輕種，盡行上浮，用篋箕（銅箕鐵箕亦可）把浮穀撈去，撈盡爲止。

『媽媽！爲什麼要把浮穀撈去？呵！我懂了。浮穀是不壯實的種子，倘若不把牠撈去，

便有兩種害處：（一）牠傳下的種子更差；（二）牠初下秧田時，浮在水面上，東飄西蕩，吸受了水分再隨處沉落下去，假使這秧田裏播了幾種不同的穀種，便把全秧田的穀種弄混雜了。所以這水選的選種法，是佔着很重要的位置。但是爲什麼要篩一遍，我却不知道。媽媽！請你告訴我。」這是我已知道及沒有明白而會做的理論和問題。

『這不要我告訴你，你只須檢查篩底下留下來的是什麼東西，那事實已經明白告訴你了』

。你仔細看看。』母親要以事實的證明代回答。

『呵！呵！有許多和粟一樣大小的稗子，這就是所以要篩的道理了。』我見着事實的證明，即找得確切的答案。

『媽媽！選種還有鹽水選法，那糯穀種不多，讓我拿來試驗試驗看。』我得到母親的許可，即動手試驗。選粳稻（即秈稻）的鹽液的比重，應該是百分之一。一〇至百分之一。一三；選糯稻應為百分之一。〇八至百分之一。

一〇。現在我們沒有比重表來測驗比重。但亦可用所選的種子來試驗鹽液的濃淡。我先拿食鹽溶在水內，用玻璃杯——茶杯也可用——貯鹽液（每斤水約需一兩二錢鹽）大半杯，投入種子一撮，初投下去即見着上浮的種子太多，連肥實的良種也浮起來了，這就是證明鹽水過濃，比重太大。我即沖點水下去使牠變稀些，再另拿玻璃杯盛這較稀的鹽水來試，却見種子沉得太多，連瘦小的粒子也沉下去了，而且種子都是橫臥在杯底。這就是表明鹽水過淡，比重太

小，再加入一些食鹽使濃。如此逐次增加水量或鹽量，使鹽液達到適當的濃度時，沉落杯底的便是充實種子，并且多是斜立或直立的形狀。然後將種子置於竹籬內，浸入製成的溶液中，隨時攪拌，以使輕者上浮，用箕撈去，至無輕浮的種子爲止。然後把種子取出，用清水洗去鹽分。

「鹽水選法與普通清水選法，有什麼分別呢？爲什麼又要用清水洗去鹽分？重農你說給我聽聽。」母親問。

「鹽水有刺激性，那不良不肥實的種子，一經鹽水刺激，立刻起了變化，飄浮起來，甚至牠那不充實的生命立刻被鹽的刺激性殺掉。所以鹽水選法比清水選法更精確些。鹽分不即刻洗去，好的種子也要受傷，不能發芽了。」

我答。

第二天就是清明了。我和姊姊苓姑，把穀種一樣一樣的搬到秧田邊。舅父舅母也把穀子搬來了。舅父早把秧田河裏的水放進了秧田版，放得很滿。



種 穀 下

「重農！
我來和你
對撒。你
站在那邊
溝裏，我
站在這邊
溝裏。你
左手捧着

種子籮，右手撮着一把穀子，五指微微張開，手背向下，均勻的撒下去，稀的地方補撒一點

。』舅父教我這樣學着做。

這樣撒穀子，倒還不難。但是兩腳稍微移動一下，水浪一激動，初下的穀子立刻被浪衝走了。

『重農！你移步的時候，提步要從容，腳跟先起水，輕輕地提起。落步要腳趾先入水，慢慢地放下去，使水波不興。』舅父見着水浪趕跑了穀種，急忙這樣指導我說。

五十畝田的穀種，我們舅甥兩人很小心的下完，差不多費了四個鐘頭的工夫。

「姊姊！你看家家的穀種上多插着柳條和一把刀，是什麼意思？真是如世俗所說的驅鬼嗎？」晚飯後我問。

「柳條隨便插在什麼溼潤的土裏都容易成活；刀是割稻的工具。用柳條和刀，是取種子播種下去易活，而且有得收割的意思。避鬼是以訛傳訛的迷信，我們是不能盲從的。但是這種以訛傳訛的迷信，到處都是！我們千萬要想一想，不要被牠混纏下去，以遺害後人。弟弟！你看我這一個見解對不對？」姊姊一面解說

一面問。

「姊姊！你這個解答很可以破除迷信，我很滿意。」我答。

以後每天早上，把秧田的水放掉，午時又把水灌進來，過一小時的光景，又把水放掉，晚上又把水上起來。太陽大的時候，每天要多上一兩次水；否則，嫩芽晒焦了！不是好玩的事情。這樣一乾一溼，受日光的蒸發，催促牠從速發芽。過三天後，穀種都破頭露出雪白嫩芽了。你再看牠漸漸地向下伸長，伸入土裏去

，成爲根，這就叫做植物的向下性。再隔兩天牠又生出粉綠的嫩芽來，慢慢地向上生長，這就是植物的向上性。這向上生長的綠芽，漸漸長成兔耳朵似的單子葉，所以穀是單子葉植物。

在初放嫩綠芽的時候，就有一步需要的工
作當做，這就是揀稗。大早起身，我和舅父各
拿一隻碗，一根細竹竿，一條丁字形小木橈，
蹲坐在秧田裏揀稗了。舅父把稗拊到碗裏，遠
一點的就用細竹桿送入土內，使牠不能再出頭